

Y U A N G U D E Z H U I Y I

远古的追忆

蒙元耀 著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研究

民族出版社

远古的追忆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研究

蒙元耀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古的追忆：壮族创世神话古歌研究 / 蒙元耀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6

ISBN 978 - 7 - 105 - 12242 - 4

I . ①远… II . ①蒙… III . ①壮族—民间故事—研究—中国
IV . ①I27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3073 号

策划编辑 虞农

责任编辑 乔丽

封面设计 金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ebs.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6.875

字 数 765 千字

定 价 10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242 - 4 / I · 2354 (汉 2666)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内 容 提 要

如同人类乐意憧憬未来一样，人们也非常愿意回望久远的洪荒时代，探究世界与人类的起源。创世神话是人类童年的回忆。追忆人类的童年，自然要研究民族的创世神话。每个民族因自身生存的环境不同，谋生方式不一样，他们各自的创世神话也不尽相同。搜寻各民族的创世神话，研究各民族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的不同说法，往往能从中悟出先哲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书选取红水河一带有关盘古、雷王、布伯、伏羲兄妹等壮族创世神话古歌文本十一份，将其注解成五对照形式，通过祭祀这一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壮族创世神话所蕴含的文化特质，以此讨论壮族的民间信仰、哲学理念、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并由此探究壮汉两个民族的渊源关系以及伏羲作为中华远古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壮族是中国南方一个古老的稻作农耕民族，稻米是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壮族的创世神话与稻作生产密切相关。壮族神话具有浓重的稻作文明色彩。从创始神话古歌这一文学形式，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壮族先民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可以理解现今壮族人民普遍性格的形成原因。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巫与壮族的民间信仰	17
一、壮乡的巫风.....	17
二、壮乡的神职人员.....	23
三、壮族的民间信仰.....	30
四、师公经本的主要内容.....	35
第二章 壮族的创世神话	42
一、壮族的宇宙观.....	42
二、壮族创世神话探源.....	50
三、创世神话与民族性格.....	59
四、创世神话的比较.....	64
第三章 雷神与布伯	70
一、天庭的主宰.....	70
二、布伯斗雷王.....	73
三、雷王形象的演变.....	81
四、雷州大庙.....	85
五、雷神崇拜的实质.....	90
第四章 人祖伏羲	98
一、再造人类.....	98
二、东夷之夷.....	106
三、盘古盘瓠与伏羲.....	111
四、伏羲神话的文化意蕴.....	116

结 论.....	124
文 本.....	129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1 上界地旂.....	131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2 開天盤古.....	139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3 伏羲子妹.....	158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4 中界地旂.....	176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5 三付雷王.....	194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6 接盘古.....	241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7 盆古唱.....	254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8 唱盤古文.....	269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9 造工呻.....	294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10 雷王大帝唱.....	305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 11 盘斗古.....	375
壮语词汇表.....	438
方块壮字表.....	487
附 图.....	549
参考文献.....	581
后 记.....	584

绪 论

凡事有果皆有因。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有其内在的联系与规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特性——喜欢对天地万物的起源寻根究底，探查其来由。探索各种事物产生的因由，试图弄清各种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追求真知和真理，并将之传授给后人，这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人们企盼了解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背后所涵盖的奥秘，比如宇宙的形成，万物的来龙去脉，人类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诸如此类，每个民族的哲人都毫无例外，他们都曾进行了上古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思考，试图给这些具有高度哲理的命题作出一个完满的回答。一些讲究实利的人也许认为这些问题太无聊了才去思考，然而科学家、哲学家、宗教界人士和人类文化研究者却不这样以为。他们之中有一批批非常聪明的人在认真思考这几个根本的起源问题。但在古代，古人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完成科学准确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可古人也有古人的妙招，他们善用想象。当某个问题难以用现实的方式回答时，他们会采取神话的方式来加以解释。特别是那些令人困惑的难题，若非如此，决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

神话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是从域外引进的概念，源于古希腊语的 *mythos*，意即“传说”或“故事”。后来该词变为具有特定的含义——专指具有神性的存在之某种传说。从 19 世纪起，神话学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成就非常突出，于是神话一词就成了世界通用的学科术语。据潜明兹的意见，在中国，蒋观云于 1903 年首次提出“神话”一词的。^① 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者茅盾先生说：“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主要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② 以研究创世神话出名的陶阳、牟钟秀夫妇认为：“神话主要是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用幻想的形式，并按照自己的心理与愿望，对自然和社会潜在力量所进行的描摹、解释与传述的故事。简言之，神话就是关于神们超凡行为的故事。”^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一句名言：“任

^① 潜明兹：《中国神话学》，57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11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 这话深刻揭示了神话的本质。

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且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圣神解释。通俗地说，神话就是原始时代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释。“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处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② 这种解释很大成分上是建立在人们的想象和愿望之上。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尽相同，原始初民对周边环境的认识与感受也各不一样，谋生策略更互不相似。因此，各民族的神话异彩纷呈，人们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天地起源、万物由来和人类的诞生。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人们的视野有一定的局限性，思维方式只能建立在自身所处时代仅能达到的认知基础上。超乎知识水平之外的事理，人们只好依靠想象力来加以推断。用神话形式来解释世界，这是一种原始思维，也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种解答。

神话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举凡一个民族的宇宙观、哲学观、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民族性格、人生价值取向乃至文学艺术传承等核心层面的文化因子，皆可追溯到神话这一源头上。可以说，神话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天文、历法、星相全跟神话密切相关。祭祀、巫术、占卜、预测也跟神话紧密相连。当然，灵验与否，各有各的说法。我们不宣扬迷信，但我们可以透过迷信的外壳去观察神话蕴含的文化内容。从本质上说，神话是对自然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起源的解释，是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如此重要，不仅文学史家看重这一艺术形式，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甚至宗教界人士也都在关注它。考古学家甚至还认为神话与考古是互为表里的学科，两者关系密切。考古出土的器物，需要从神话的角度去进行解释。而神话之中的某些内容，有时也可以用考古来证实。德国富翁谢尔曼在其妻子苏菲亚（希腊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实施了针对特洛伊城的考古发掘，结果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故事提供了历史依据。^③ 事实上，神话不仅是原始初民认识世界的思维结果，亦即当时的哲学思辨结晶。它们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精华，同样也是那个时代宗教仪式的礼仪操作依据。

从整体上看，神话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神话是综合性的艺术。神话可以口述，可以演唱。各种直观的艺术表现手法都可以用来再现神话。如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等。但发展得最充分的、使用得最多的，应数语言叙事艺术。口述的神话生命力最长。它通过语言的陈述和歌咏的韵律来表达，借助口口相传而得到长久传承。壮族的创世神话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布伯斗雷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③ 王德保：《神话的意蕴》，194~19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王、洪水淹天后伏羲兄妹成婚再造人类，都是以民众口述或歌本韵文传唱为主要流传形式。其他表演方式如师公的面具舞、傩戏等则属次要的流传形式。

第二，神话含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神话是原始信仰、道德、哲学及巫术等诸多观念的混合体和凝聚体，民间神职人员借助原始宗教仪式演唱或叙述神话。人们讲述或表演神话，不像现代人观赏舞蹈艺术是为了赏心悦目，更不是道德教育。举行仪式表演神话，是人在与想象中“真实的神”打交道，与“神”作交易——人祭祀神，取悦于神，神则赐福于人。这是一种想象中的互利交换。举行各种仪式，能有效缓解人的某些心理焦虑。

第三，神话与祭祀密切相关。神本身就带着“示”字旁。带“示”字旁的字多半与祭祀活动有直接关系。首先泛指神明的神祇二字就是绝好例子。神指天神，祇指地神。祭祀就是求神。求神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福祉，即幸福平安。福禄寿禧四字就有三个跟祭祀相关，是求神而得！所以求神有“祈祷”一说：心中默念，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得到某种希冀的东西。求神许愿是要上供的。因此，“祭”就是以手拿肉去供神。祭神拜神，就要知道神的来历、神的职位与权限范围。种种神话，莫不与神的来由相关。

求神赐福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思维方式。但神话表现出那种探索奥秘驾驭自然力的精神却是非常积极可贵的。神话中的人物征服大自然的理想和魄力非常宏大，神话因此而具备宏伟超拔的想象力，同时也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

不论是学者还是民间目不识丁的民众，人们普遍对神话表现出一种喜闻乐见的态度。学者从自身的职业需要出发，要收集整理和研究各种神话。语言学家从神话中看到各式各样的历史词汇。历史学家会从神话里看到古人的某些历史活动的影子。人类学家能从神话中看到各种民俗事象的由来，会透过一些离奇怪诞的故事考查种种地方风俗的起源。宗教人士则从神话之中寻找解释诸神来由的根据。文学家则把神话当做创作的灵感来源，他们会到民众之中去倾听神话，从而感悟文学创作的真谛。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以讲述神话来消磨时间，自然也从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启迪和熏陶。当然，普通民众事先也不知道各种神话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人们只是一代接一代地重复讲述这些故事，耳熟能详之后，他们再按自己的领悟去体会这些神话给予人类的启迪，尔后再按这些神灵所给的启示去办事。尤其是操办各种仪式时，他们会按神话的说教去献祭，去献礼，膜拜各路神灵，祈求得到神灵的赐福，以图吉祥平安。

在壮乡大地上，专职写作而且取得丰硕成果的文学家并不太多。然民间的神话故事却异常丰富。各地能说会道的故事高手往往一开讲就是滔滔不绝的各种优美动听的神话。口传的神话多以语体风格流传于民间。韵文体的神话却以经文形式出现在民间宗教神职人员的仪式典籍里。这些神话在各种仪式场合里得到反复吟唱，人们借助歌颂神灵的恩德而传播神话的内容。无论是操办仪式的主家或是旁听的民众，也不论他们明白或不明

白，但那些仪式专家都在虔诚地吟诵着各种请神、敬神、娱神、送神的古歌。

中国的民间仪式专家以巫、道为最悠久。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道公巫婆是两个意味着迷信落后的名词。其实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巫师在上古时代曾是社会的知识分子，是古代沟通人与神灵的使者。《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觋，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从巫，从见。”两段解释说明了早期的巫是女性，觋是男性，两者的共性是能沟通神明。有学者认为，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统治者剥夺了一般劳动者通神的权利，所以最早的巫就是部落酋长。^①从另一角度看，繁体字的“豎”就透露了古代巫医不分的信息。不仅部落的首领有权与神灵沟通，医者也可以是巫，他们也可以通神。由于神职人员需要记录占卜、问卦、求神的种种内容，于是有一种意见认为文字是巫觋和史官之类的人创造出来的。甲骨文即鲜明的例证。方块壮字也是一个例证，现今使用方块壮字抄本的人也以师公麽公居多。从创造文字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意义上说，巫师是壮族民间知识分子的说法丝毫不算过分。但过去一段很长的时期里，主流社会对民间宗教采取一种虚无主义态度，将民间宗教视为非法迷信的东西而加以取缔。从事民间宗教仪式活动的师公、巫婆和道公之类，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不正当劳动者，认为他们靠做迷信活动来骗取钱财谋生，他们的活动常遭受政府部门的明令禁止。

从宗教的本质而论，任何一种正当的宗教，其教义的核心都是劝人向善。即便是非常简朴原始的民间宗教，其核心内容也含有教导众生如何修身向善的做人道理。因果报应一说，更是促使人们努力行善。对大多数人而言，人们对神灵不仅心存敬畏，更重要的是对身后的世界有所恐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冥冥之中，神灵是不可欺的。为了追求身后有一个安宁的去处，人们宁可相信灵魂不灭，在有生之年多做好事，多结善缘。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人们的心灵深处总会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虑。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世界上要占多数。宗教信仰可以妥善解决人们内心世界的需求，能帮助人们有效地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诚然，洒脱的人心理负担会轻一些，而那些频繁遭遇困顿厄运的人，他们的心理负担就会沉重得多了。要使这类人得到心灵抚慰，民间宗教或其神职人员的作用绝不可小视。

为了平安幸福，人们求拜祖先希望得到保佑，祭祀神灵以期得到赐福。至少平安二字就暗含了企盼神灵不要加害于自己和家人。基于这种心理需求，人们不得不对各路神仙顶礼膜拜。而沟通人神并非人人皆能，所以巫师道公之类就有很大的社会活动空间。就此而论，宗教界人士对社会安定亦有其特定贡献，宗教观念对维系民心自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① 王贵元：《汉字与历史文化》，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假如沟通神灵也算是一种社会心理工作的话，巫师当可视为一种古老的职业。文字产生之前，巫师的法术以及操作仪式的程式应该是师徒口口相授而传承。当文字产生之后，作为法事仪式的操作依据，仪式专家们就会有自己的经文典籍。在各种仪式操作程序里，神话是其中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述说诸神的由来，歌颂诸神的功德，这是举行法事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前所申，既然民间宗教神职人员的社会作用不必完全抹杀，那么，他们所用的经文典籍也不应该轻易全盘否定。至少，从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来考虑，这些经文典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正如甲骨文一样，其内容多属求神、问卦、占卜之事，但不容否认，相关的研究者都能从里边挖掘出各自关注的文化内涵。

壮族师公的经文抄本当然不可能跟甲骨文相提并论。但对壮族文化研究而言，这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材料。壮族师公经文抄本里有各种各样的神话古歌，这些神话古歌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那些创世神话古歌，其文化价值更是格外珍贵。发掘这些古歌，把它们按原貌一丝不苟地整理出来加以研究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壮族先民对天地起源的认识，可以了解壮族古代的哲学思想、宗教理念和人生的道德观、价值观。由于这些古歌是壮族民间的文学精品，分析整理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壮族的文化特质，同时还可以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精华的作用。

早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茅盾、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徐松石等先生就已经注意到壮族这些丰富优美的创世神话，他们借助别人的翻译，向世人介绍了这些神话的梗概并作了初步的研究。然而，一经转译为汉语，这些神话就变成第二手资料。至今为止，能保持壮语古籍原貌而又能顾及其文学精髓，且又从壮语角度来探讨这些神话内涵的研究成果，依然付诸阙如。所以，整理注解和研究这些创世神话古歌，其学术价值自然非同一般。

从语言研究的工作来看，壮语语音的研究开展得比较充分，但词汇和语法的研究尚很薄弱。壮语至今尚未出现一部词目丰富、义项详备的语文词典和一部解释精当全面的语法著作。整理研究这些古歌，可以给词典编纂提供一批重要的词目，也可以给语法研究提供丰富例句。就文字研究而言，这些古壮歌抄本也能提供大量实例来给人们研究造字、用字规律。还可以利用其中的材料来研究古汉语或汉语方言。

归结起来，开展壮族神话古歌的整理研究，不单有语言学和文学的重要价值，对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神话学、民俗学均有重大意义。多整理一份歌本，即多能留存一份社会精神财富与文化资源。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时候，及时抢救这些民族传统文献，是对历史负责。所以本书不仅是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它还有可能对相关学科作出相应的贡献。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整理这些抄本具有特殊的文化传承意义。

壮族古歌抄本是民族文化的瑰宝。随着老人们的离世，很多古歌抄本或因无人识读

而被埋没，或因焚烧殉葬而遭到毁灭。因此，抓紧时间找到一些老人解读古歌抄本，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古歌是一项造福壮乡的功德义举。无论从文献古籍保存还是从语言文字研究的角度去考虑，壮族创世神话古歌都是值得整理的项目。

壮族的神话古歌因涉及解释天地起源、诸神起源和人类起源而引人注目。比如有关天地来由的神话，至少在红水河流域有姆六甲造天地、盘古造天地、布洛陀造天地等多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并各有其独特的文学色彩和民俗价值。而可从壮语文本角度进行细致剖析的研究，目前仍付诸阙如。这与语言隔膜有很大的关系。通晓壮语壮文的人未必留意这些神话，关心神话的人也未必通晓壮语壮文。两相脱节，壮族神话的比较研究就很难深入。壮族作为国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关壮族古歌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却不太如意。较早的成果有李方桂的《武鸣土语》。他在做武鸣壮语调查的同时，也顺带记录研究了一些壮族方块字记写的民歌。直至目前，国内仅见张声震主编的《布洛陀经诗译注》^①、《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②，张元生等主编的《古壮字文献选注》^③、广西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④、梁庭望等《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⑤、农敏坚、谭志表主编的《平果嘹歌》^⑥等几项。

此外还有商璧的《粤风考释》^⑦，对清代李调元所辑《粤风》里的壮歌进行考释、翻译。这也是一项壮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成果。梁庭望先生嫌商璧等人的注释工作过于粗糙，于是又对李调元《粤风》中的壮歌重新做了译注^⑧。

笔者《生生不息的传承》^⑨是从行孝歌的翻译注解入手，对壮族的孝道思想及孝文化作了相应的研究。这是壮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如上所举，这些工作虽然说来成绩不小，然而与人们所期望的目标来说却相差尚远。何况这些已整理的歌本多是做成四对照（或五对照）的文本译注形式，基本上是对原始材料的初步加工而已。对这些古歌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文化知识以及语言风格、用字习惯、特殊词语的含义等都未能作进一步的深化分析。

国际语言学界对壮族古歌的研究成果不多。至今仅见有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

^① 张声震主编：《布洛陀经诗译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张声震主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③ 张元生等主编：《古壮字文献选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④ 广西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第1卷《嘹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广西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第2卷《欢棹》，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

^⑤ 梁庭望等：《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

^⑥ 农敏坚、谭志表主编：《平果嘹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

^⑦ 商璧：《粤风考释》，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

^⑧ 李调元：《粤风》，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0。

^⑨ 蒙元耀：《生生不息的传承》，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究院的贺大卫教授(prof. David Holm)出版了两部研究性的著作：*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 (杀牛祭祖宗), DeKalb, Illinois 2003 (美国); *Recalling Lost Souls* (赎魂经), White Lotus 2004 (泰国)。这两部著作主要是从仪式经文的内容来探讨壮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以及民风民俗等。两书详细讨论了东兰壮族祭祀的来龙去脉, 祭祀仪式的过程及种种细节, 以及麽公、师公、道公的经文抄本内容等。对经文抄本用壮文、国际音标、英文直注与翻译等四对照进行细致注解和翻译, 同时也分析了壮族的人口、地理分布、生活生态环境、文化氛围等基本情况。深入剖析了壮族祭祀的神话根源、宗教根源、现实礼仪所据以及祭祀文化对其他侗台方言人群的深刻影响。这两部著作的出版, 在国际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学、比较文学等方面引起广泛影响。此外, 贺大卫教授还撰有《童罔》、《东兰的〈造天地经〉》等论文。

此外国际上的其他成果多为单篇论文, 且属因文字而涉及壮族古籍。如日本西肋隆夫的《关于〈粤风〉俍、僮歌的文字》^①。

研究现状表明, 壮族古歌抄本尚有许多学术空白领域亟待开拓, 创世神话古歌即其中之一。能原汁原味地对壮族古文字文献进行整理与翻译注解, 此类成果至今仍不多见。对壮族神话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更属凤毛麟角。因此, 选择壮族的创世神话来进行专题研究, 不仅有推进壮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功效, 对传承壮族文化精华和保护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 笔者是壮家子弟, 熟悉壮语壮文, 利用人缘优势与文化优势, 按原貌把古壮字抄本里的神话古歌整理翻译出来, 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探讨, 让世人了解壮族文化的核心层面, 这是一个本土的民族学者之责任, 也是弘扬自身民族文化的任务。但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观察, 研究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层面, 终归是为了把这个民族的知识体系、宗教思想、哲学理念、人文价值观等奉献给全人类, 以期达到人类知识的共享, 进而协调发展, 和谐进步。基于这种理念, 壮族创世神话古歌的整理与研究便多了一份内涵——看看壮族的祖先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哪些贡献。

从物质文化角度观察, 考古资料显示, 古百越人活动的地方湖南道县出土最早人工栽培稻和陶器。越人善舟楫, 考古出土最古老的船桨是河姆渡遗址。最早的蚕丝织品也发现于钱山漾遗址。这些都是百越民族的故地。百越民族精于纺织, 棉花在中国自南向北扩散, 也应首推百越人的贡献最大。^② 棉花古称吉贝, 此即壮语 *kat⁷poi¹* 的对音。古百越人的玉器精美绝伦, 制作的铜鼓也是举世闻名。这些物质文化表明, 古代的百越人

^① [日] 西肋隆夫:《关于〈粤风〉俍、僮歌的文字》,载《中国语学》,1983(230)。

^② 福建博物馆和福建崇安县文化馆在崇安县白岩洞的一副船形棺里发现随葬炭化的青灰色棉织物残片。经碳14测定, 其年代相当于商代, 距今约3445±150年。该棺之内葬有一具男子尸骨, 属商周时期闽越人的墓葬。这一棉布残片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棉布遗物。可见三四千年前古越人已经掌握棉花的栽培和纺织技术了。见覃尚文、陈国清主编:《壮族科学技术史》,116页,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是举足轻重的群团。既然物质文化能达到如此高度，其精神文化层面的内涵就不容低估了。

根据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壮侗民族是古百越人的后裔。古百越人与东南沿海的古东夷人有渊源关系。壮族是国内壮侗语族里人数最多的群团。从考古材料和人类体质学研究成果来看，现今的壮族可追溯到贵港罗泊湾人。从罗泊湾人可上溯到桂林甑皮岩人以及柳州白莲洞人。再上溯则可承接来宾的麒麟山人。壮族文化的源头则可追寻到 5 万年前的柳江人。可见壮族不仅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族。

从目前壮族的分布空间看，东起广东连山，西至云南文山，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壮族的村落。壮族人民遍布整个西江流域上游地带。其中以红水河、左右江、柳江以及邕江流域的壮族人口为密度最大。这些地方多数县份的居民有 70% 以上是壮族。按 2008 年底的数据，广西壮族人口为 1686.3 万，占广西总人口的 33%，占全国壮族人口的 88%。据此比例推算，全国壮族人口当在 1900 万以上。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科学院曾组织语言调查工作队，会同广西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当时壮族人口 3 万以上的县份进行壮语普查。调查了广西境内 48 个县 52 个点的壮语语音情况，后来又到云南调查了广南、砚山、邱北等地的壮语。根据语音材料，北部方言没有送气音，有独立的 *r* 或对应变化的声母，多数有 *?j* 声母；南部方言有 *p'*、*t'*、*k'* 及相应的唇化或腭化送气声母，但北部方言 *r* 声母所辖之字则对应分化到 *t*、*t'*、*n*、*l*、*h* 等声母之中，*?j* 之类的紧喉音声母少见于南部方言。根据这些语音特点，壮语划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大体以右江、邕江、郁江一线为界，江之南为南部方言，江之北为北部方言。根据方言内部的语音变化及词汇的异同，两大方言细分为 13 个土语。北部方言有桂北土语、柳江土语、红水河土语、邕北土语、右江土语、桂边土语、邱北土语、连山土语。南部方言是邕南土语、左江土语、德靖土语、砚广土语、文麻土语。这是语言学方面的分类。统计数字表明，各土语之间有 65% 以上的词汇是相同或者互相对应的。越是生活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词汇，其共同性就越大。

依照现代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壮族起源于红水河流域。医学界从父系遗传物质 Y 染色体入手，根据东亚人群特异的 18 个 Y 染色体双等位标记，7 个 Y-STR 标记，对壮族各个支系共 8 个人群的 DNA 样本进行多种遗传学技术分析，调查了壮族各支系的 DNA 多样性，分别确定他们的 Y-SNP、Y-STR，揭示了壮族的内部遗传结构。结果发现，壮族的主要 Y 染色体单倍群为 O*、O2a、O1。壮族的遗传结构中有几个层次，最早的 O*、O2a 成分普遍出现在各个支系中，第二层是由东部来的百越核心成分 O1，第三层是北方来的汉族成分 O3。壮族支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支系为中心从东向西的梯度变化过程。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红水河、邕南、邕北和桂边四个支系彼此靠近。左江、右江、文麻等支系也彼此靠

近。整个壮族族群与分布在东南亚的泰、老、掸诸族有极其密切的关系。^①

语言学的研究结果似乎也能为此提供旁证。就人口而言，红水河土语的使用者人数最多，达300万人以上，居各土语之首。就语言通解度来说，红水河土语的通解度为最大。马山都安人用红水河土语能跟桂北、柳江、桂边、邕北、右江等土语直接沟通而障碍不大。过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壮语节目按南北两大方言来播出，北部方言就选用红水河中段的都安壮语来播送节目。

从词汇学角度看，红水河土语的词汇也有很大代表性。松树是壮乡的常见树种。在武鸣壮文标准音点，松树叫 *ko:ɿconj*，松鼠就叫 *nouɿconj*；*ko:ɿ* 是棵，表示植物的大类别词，*nouɿ* 是鼠，*conj* 即松。在红水河中段的马山、都安、大化一带，松树叫 *ko:ɿke:ɿ*，松鼠叫 *ka:ɿpiŋɿ*。靖西、德保一带的壮语也把松树叫做 *maiɿke:ɿ*。*maiɿ* 是树，*ke:ɿ* 是松树的专名。柳江一带的壮语也把松鼠叫做 *ka:ɿpiŋɿ*。烧火在武鸣是 *tukɿ faiɿ*，在马山都安是 *tukɿ feiɿ*、*?daŋɿ feiɿ* 皆讲，而德保、靖西一带则说是 *?daŋɿ feiɿ*。*feiɿ* 或 *faiɿ* 是火。马山的 *tukɿ* 和 *?daŋɿ* 均是烧。我们曾经把马山壮语的一千个常用词拿来跟隆林（属桂边土语）的壮语作对比，结果相同或有严整对应关系的词高达 86%。

在壮乡内部，各地壮语词汇相同比率高是很正常的事。扩展到整个壮傣语支，词汇的相同比率也非常高。比如毛金竹，红水河土语叫做 *ko:ɿrotɿ*，布依语的说法也是如此。马山壮语称风箱为 *?anɿpa:iɿ*，贵州独山一带的布依语说法也与此相同。马山壮语称成年男性为 *?aiɿ*，常用作男性的量词。如：*θo:ŋɿ ?aiɿ wunɿ θa:ŋɿ*，两个高男人。毛南语表示人的量词也是 *?aiɿ*。^② 马山壮语的同意有 *?əɿ* 之说，如：*pouɿke:ɿ ?bouɿ ?əɿ kouɿ ?bouɿ ka:mɿ ku:ɿ ki:ɿ ?aiɿ neiɿ*，老人不同意我不敢做这些事情。泰语的同意也是 *əɿ*。^③

这些词汇的一致性说明红水河流域处在壮族地区的中心位置不仅是地理上的缘由，其中还蕴含着文化和历史等核心层面的原因。红水河土语的特殊地位还体现在创世神话上。

姆六甲从花中诞生出来，然后捏土造人，盘古开天辟地，布洛陀造天地万物，布伯斗雷王，伏羲兄妹结婚再造人类，这些都是红水河地区广为流传的壮族古代创世神话。在壮族民间，这些故事一代接一代口口相传，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壮族著名的民间文学家蓝鸿恩先生曾下工夫收集整理过这些神话，著成《神弓宝剑》^④。农冠品先生更是把壮族各地相关的神话故事以及研究文章搜集起来，编成《壮族神话集成》一书，

^① 陈晶：《从父系遗传结构分析壮族的起源与分类》，见《现代人类学通讯》，第一卷，7页，2007（上海人类学学会主办）。

^② 王均主编：《壮侗语族语言简志》，63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③ 泰语材料系泰国留学生陈晶晶提供。陈晶晶原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的硕士留学生，现任职于泰国东亚大学。

^④ 蓝鸿恩：《神弓宝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这是一部接近 150 万字的巨著^①。从书中搜集到的资料看，相关的创世神话虽然在广西都有分布，但红水河流域的资料却是最为密集。

口语体的创世神话在民间依靠壮语来传播。文人收集整理时，已经把它们加工，并且翻译成汉语。从研究的角度考虑，翻译的材料只能算是二手货。无论是研究民间文学或是研究壮族语言，这些经过翻译的资料很难完全反映壮语的韵味和精髓。要想从中研究壮族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必须回到壮语的原始资料之中去。这就意味着必须从壮语资料出发，方能准确挖掘壮族神话的精华。要做到这一步，调查者或研究者必须熟悉当地壮语，并通晓壮族文字。只有兼通两种语言文字，而且兼备相应的文化素养，对译整理或作研究分析才能游刃有余。否则只能隔靴搔痒。从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来考虑，仅此一项就足以说明民族文字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有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上是有天壤之别的。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就能毫不走样地记录资料，形成文献后一应信息才会得到完整保存。在此基础上加以注释和翻译，人们才能准确领会其丰富的内涵。

值得庆幸的是壮族有自己传统的民族文字，壮族师公有自己的仪式经文抄本。虽然这些经文算不上年代久远，而且也不属于精致雕刻的珍贵版本，但这些仪式经本用汉字来标记壮语语音，加上自造的方块字，记录了大量的神话，给我们保存了一批文学价值非常可观的民俗资料。由于仪式经本是韵文形式，吟诵起来特别顺畅，琅琅上口。从保存神话内容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感谢前贤创造了这一套文字体系。虽然这套文字只局限于民间，而且各地多有出入，不太规范，但它们毕竟是一套各地都能用来记录壮语的文字。借助这套文字，师公们把诸神的来源和主要功德全都抄写在经本上。有了自己的文字，就能直接记录各种文献。文献的记录远远要比口传的内容稳定，保留在文献里的东西不容易变形与丢失。何况，对宗教仪式而言，经本自有其神秘性，是与神灵沟通的语言。随意变更经文则无法与神灵沟通。有了经文抄本，就意味着某种神圣的祭祀不会因操作的失当而走样，人们就可以因循原有的仪式程序操办祭礼。宗教习惯是最保守的风俗之一，很难更易。遵照固有的祭礼程序，就容易娱神乐神，得到神的护佑。人们求神拜神，其功利目的无非祈福消灾。只要神高兴了，人们的愿望就容易实现。这是凡人以己之心度神仙之腹。

由于师公要用壮语吟诵经文，而经文又是韵文体，严格意义上说，韵文体是无法完整对译成第二种语言的。因此，师公必须采用壮语壮字来书写经文，文献的性质与用途决定了文字的形式与功能。用壮语来说壮族的神话，用壮字来记录壮音，诗歌中的韵味，只有精通壮语的人才能心领神会。翻译出来的东西难免要失去部分信息。特别是那些高

^① 农冠品编注：《壮族神话集成》，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度精炼的比喻或绝妙非凡的双关，要做到传神翻译则非常艰难。有时只能牺牲部分信息来换取译文的精美，有时则需要添加说明来取得译文的忠实。比如马山传扬歌中有一句名言：tin¹ fun¹ cau¹ ram¹ ?bo¹, po¹ me¹ hau¹ ram¹ ro¹ŋ¹，按字面硬译成汉语则是：脚手造泉水，父母给洪水。直译肯定不通。琢磨句意，似乎可译为：亲造财如泉，父母钱似洪。然细细玩味，终归也不能完全表达原句的神韵。这句名言的字面意思是，亲手造的财富似泉水，父母给的财富似洪水。洪水一过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泉水却能长年不断流。其内里提倡人要有自立精神，要有独立谋生的本事。tin¹是脚，fun¹是手。tin¹fun¹连用又可以表示手艺、技艺。因而这话又是双关，人需有一技之长方可在社会上立身。除此之外，这一名言还含有崇尚劳作的意味。要靠自己的双手和技艺，靠劳动来谋生，这才是人生的正道。如此丰富的内涵，要以诗译诗，没有高妙的语言技巧，绝难传神。再高明的翻译家，恐怕面对这类意味深长的双关、比喻，大约也只能得其仿佛而已。

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失真。换句话说，拥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其文本文献就能记录本民族的真实思想。这是文献的历史价值之所在。有了文献，先哲的思想就能传之久远。同样道理，师公经文抄本拥有大量的神话内容，有了这些抄本，壮族的神话就能长久流布。当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人能够识读这些抄本。

就我们手头拥有的资料而言，师公经文抄本中最具文学色彩的部分即跟神话相关的那些内容。民间举办各种法事仪式，肯定要请神、颂神、娱神、送神。如上所言，经文是韵文体裁，因押韵需要，其歌颂神灵功德的语句跟口语定然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神话题材，仪式经文抄本的唱词与民间口头流传的散文故事会有一定的距离。仪式经文有操作程序的需要，有道德说教的需要，还有圣灵的光环效应以及祭祀场合庄严肃穆的神圣性。而口传神话则更多偏向于解释天地万物和人的起源，其语言不仅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情趣，更重要的是因讲述者的性情不同而导致语言风格异彩纷呈。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壮族师公的相关经文作一番认真的梳理。把口传神话拿来跟传统仪式抄本的韵文进行详细解读和对比分析，发掘神话蕴含的哲学理念，探求语言材料中的文学精华，对壮语的语言现象和古文字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进行相关的综合性文化研究；并从词汇角度对壮族的历史、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伦理道德等方面作深入的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将重点研究盘古、雷王、布伯、伏羲兄妹在壮族口传文学和民间宗教里的象征意义及文化意蕴，透过这些神话人物和故事情节探讨壮族的宗教理念和历史渊源。天地起源和人类起源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孜孜不倦试图探索的两大哲学命题。壮族先哲在神话里以自己的文学方式对这些哲学命题作出了极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巧妙解答。本书旨在阐发其中精微的哲理，让世人了解壮族先哲的宇宙观与人文价值观。